

● 作者/Derek Solen ● 譯者/蕭光霽 ● 審者/黃坤銘

中共空軍仿效 美軍彈性戰鬥部署構想

The PLA Air Force's Efforts Toward Agile Combat Employment

取材/2021年9月10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September 10/2021)

中共空軍近期於西部戰區某設施簡陋之機場進行戰鬥保障演習，顯示其正在仿效美空軍「彈性戰鬥部署」構想，設法編組最小規模之戰鬥保障輜重與人員，俾利空軍部隊在「陌生」環境下，迅速發揮作戰效能。



(Source: Reuters/達志)

序言

根據報導指出，自2021年6月底至7月初，中共空軍駐西部戰區部隊「近期」於中國大陸西北部進行一場戰鬥保障演習。¹ 儘管此次演習大體上與其他戰鬥保障演習並無二致，然而其目的卻非比尋常、值得關注。其演習目的顯現中共空軍欠缺基地網路幅員外之作戰能力，亦透露其開始仿效美空軍最新之作戰構想。

演習

一如既往，此演習鮮少對外公布細節，但其規模似乎不大，參演部隊除工程兵、醫療與食勤部隊等戰鬥保障單位外，尚包括一支防空部隊與幾架戰機（至少有一架運-20型機及二架殲-16型機）參演（中國軍視網，6月22日；中國軍網，7月14日）。演習初期，戰鬥支援單位分採陸運、鐵運及空運方式，機動至中國大陸西北部一處陌生地點（中國軍視網，6月22日）。參演部隊於演習地點集結後，即從火車上卸載輜重、開設宿營地與軍車集用場（中國軍視網，6月22日）。



運-20型機在一次非常態戰鬥保障演習中，於「非常態起降」機場降落。

(Source: Chinese Military Online)

而後「數架」軍機降落於鄰近演習地點的「陌生」機場（中國軍視網，6月22日；軍事報導，7月8日）。共軍所謂的「陌生」機場意指非常態起降的機場，此類機場包含軍用及民用兩大類。軍機甫落地，機場即遭空中「攻擊」（軍事報導，7月8日）。參演的工程兵勤務大隊立即移除未爆彈，並協同當地民間營造公司執行跑滑道搶修作業（新華網，7月7日）。空襲中，機場油庫亦遭「摧毀」，油料補給分隊隨即搭設一座「野戰油庫」，以滿足作戰急需（中國軍視網，6月22日）。

此項演習與中共空軍當時執行之其他戰鬥保障演習內容大

致相同（中國軍視網，2019年8月15日；中國軍視網，8月27日）。然而，本次演習新增兩項操演科目。首先，此次演習中共空軍地勤人員首度與飛機製造商共同於作戰環境下執行裝備搶修（中國軍視網，6月22日）。更重要的是，演習中對降落於該機場之軍機進行「熱保障」，而這些作為顯然讓軍機在「攻擊」中毫髮無傷（中國軍視網，6月22日）。所謂「熱保障」，係指對剛降落、發動機仍在運轉之軍機進行加油與武器掛載（國防故事，6月8日）。² 此乃延長軍機滯空時間、執行長期空中作戰，以及基地遭受攻擊時，提高戰場存活率之關鍵能力。

共軍對外宣稱之演習目的並不尋常。首先，驗證戰鬥部隊身處「非常態起降」機場，在缺乏後勤補給與戰鬥保障部隊援助的戰場環境下，能否「生存」並賡續執行所交付之作戰任務(中國軍視網，6月22日；新華網，7月7日；軍事報導，7月8日)。其次，研擬在陌生作戰環境下，部隊指揮官如何編組、部署與指揮管制配屬戰鬥保障部隊，遂行所交付之任務(中國軍視網，6月22日)。第三個目的，乃為評估參演單位戰時之最低戰鬥保障需求(新華網，7月7日)。其他戰鬥保障演習側重於長距離機動部署，以及遂行野戰戰鬥保障作業，但通常未納編飛行部隊參演。此次操演則置重點於編組最小兵力的戰鬥保障部隊，以滿足飛行部隊在起降機場執行長期空中作戰之各種作戰需求。

演習意涵

此次演習值得重視之因素有二。其一，根據實兵驗證結果，中共空軍運用戰鬥保障單位與非建制人員，在非常態起降機場執行長期作戰任務之能力稍嫌不足。中共空軍定期派遣所屬部隊參與大規模演習，惟此類演習常在如鼎新基地等設備完善之機場進行。中共空軍於過去十年中，設法降低此類演習所需輜重與納編戰鬥保障部隊數量(解放軍報，2019年11月6日)。本次演習顯示中共空軍正逐步強化在非常態機場作戰之能力。其二，更重要的是，該演習顯示中共空軍正努力克服此項威脅；這項威脅反倒促使美空軍構思「彈性戰鬥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構想，意圖藉由集火攻擊中共空軍基地，迫使其喪失遂行空戰之能力。

中共空軍選擇當下應對這項威脅，可能出於以下兩項相關原因。首先，中共空軍深知空中武力必須仰賴機場方能發揮，單憑防空系統發揮效能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各界普遍預測，共軍對手國發展中之極音速飛彈，將使其現有防空系統陷於無用武之地。³ 未來，中共空軍恐要在欠缺關鍵輜重與設備之「非常態起降」機場遂行作戰，未雨綢繆不啻審慎之舉。

事實上，據共軍2021年1月間報導指出，中共空軍已指定一個以上之場站單位，研擬提供緊急、機動戰鬥保障必要的技術與程序(解放軍報，1月18日)。⁴ 一個「場站」亦稱為「航空站」，並非其字面上的構想，而是中共空軍最高階層之戰鬥保障單位，相當於美空軍一個大隊編制，轄屬約數百名官兵。

另外一個可能的理由是，中共空軍認為，分散部署是軍事戰術運用無法避免之趨勢，因此決定增加戰術運用的彈性。部隊分散可提高存活率，係為作戰基本原則，亦使指揮管制複雜化。但是，先進資訊科技能讓指揮官在部隊分散情況下，執行協同作戰。「彈性戰鬥部署」將藉助於此類先進科技，指揮分散各地機場的部隊，提高整體存活力。「彈性戰鬥部署」亦能增加部隊運用靈活度，並藉由分散部署降低戰鬥保障需求，以降低遭敵偵蒐率。

共軍對於「彈性戰鬥部署」公開評論報導中值得注意之處，就是其從未批評分散部署作為(詹姆斯頓基金會，7月16日)。事實上，在此次演習之前，共軍官媒《解放軍報》(*Liberation Army News*)就曾刊登一則文章，指出在未來戰爭中，

由於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的運用，「曝露即發現」與「發現即摧毀」，所以形散則力聚，是未來作戰中部隊運用之「基本要求」（解放軍報，5月18日）。這篇文章與此次演習可能毫無關聯，而且早在文章刊登前就已完成演習規劃。然而，兩者接連出現，顯示中共空軍乃至於共軍整體，對於必須適應現今作戰趨勢的作法，已早有共識。⁵事實上，中共空軍試圖律定在設施簡陋機場維持戰鬥任務所需之最低戰鬥保障需求，而此舉透露中共空軍可能已決定仿效美空軍相同作法。

結論

若中共空軍正致力推動共軍版的「彈性戰鬥部署」，就會遭遇與美空軍相同之特定挑戰：在設備簡陋情況下，整合分散部署之部隊行動，並以小兵力且具高機動性之戰鬥保障部隊提供後勤支援。如前所述，美空軍已在此領域深耕多時。

然而，中共空軍亦占有優勢。中共空軍在區域戰爭中，可全然從中國大陸廣袤國土上遂行作戰，完全不須依賴盟國支持。

另外，中共空軍依法可徵用國內任一機場，並要求民間單位配合（第11屆全國人民大會常務委員會，2010年2月26日）。共軍版「彈性戰鬥部署」與美軍最大差異，即為共軍更加依賴民間單位提供戰鬥保障。在前述演習中，民間營造公司及飛機製造廠員工之投入即可凸顯前述差異。

最後，中共空軍後勤系統相對完備，共軍不僅可任意徵用民間運輸資源，亦可透過公路與鐵路運送人員與器材，所以共軍在運輸、轉運與儲存上有更多選項。中國大陸沿海省份的公路以及鐵路網絡發展更加完備。這些優勢雖無法彌補彈性不足之問題，但可以提高中共空軍發揮共軍版「彈性戰鬥部署」能力。中共空軍運作更為敏捷，並不牴觸其「彈性戰鬥部署」發展，但可更進一步強化中共空軍韌性。中共空軍透過採納美空軍發展中之作戰構想，並與美空軍在執行這些構想上彼此較勁，期能與美軍不分軒輊。美空軍當前優勢恐無法持盈保泰，因此美空軍不應自滿，亦不可對實行這些構想所能取

得之優勢過於樂觀。

作者簡介

Derek Solen為美空軍中國航太研究院（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曾於美陸軍擔任文職情報專員。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此次演習以「保障」為重點。共軍常使用的「保障」一詞，係為美軍聯合教則定義之「戰鬥勤務支援」。本文係依美空軍準則，將此次演習稱為「戰鬥支援」演習。
2. 美軍稱之為「熱」（hot-pit）加油與武器掛載。
3. 據共軍官媒刊載有關未來空襲作戰之文章所述，預判極音速武器能發揮此項效能（解放軍報，2020年9月3日）。
4. 該場站可能隸屬於中共北部戰區空軍（新華社，2020年4月15日）。
5. 共軍對於美軍遂行聯合全域作戰（Joint All-Domain Operations）構想之能力，同樣給予負評，但從未批評此項構想背後之邏輯，且共軍似乎認為未來作戰的基本形態為「多域一體化聯合作戰」（Multi-Domain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美空軍中國航太研究院，2020年8月31日；詹姆斯頓基金會，5月25日）。共軍仿效美軍並非一時興起、照抄不誤，而是瞭解並採納美軍構想與作法驗證結果與效能。